

郭嵩燾日記

第三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K827/58

郭嵩燾日記

第三卷

(光緒時期上)

本社校點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9551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889551

郭嵩焘日记

第三卷

本社校点

责任编辑：杨 坚

装帧设计：曾东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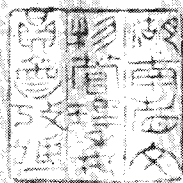
•

198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600,000 印张：30.875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10109·1480 定价：4.90元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春二月癸卯朔兵部值日通吏郭齡
放入東華門聽宣下午詣陳設殿用行裝兩前筆潘伯
宣談伯宣處晤翁帥平相與談漢業始末吾謂京師士大夫
每談扼署之過祕亦未嘗不欲求知洋情也方今士者與洋
人交涉略多者局湖南與山西耳能知洋情而後知所以控制
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見士大夫即傾情告之
而遂以差大指物遂為語及洋情不果語之然則士大夫
所求知者詭譎洋人之詞以求知洋情者也京師士大夫不
萬人皆知詭譎洋人者事皆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詭譎洋人



“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光緒二年二月初一日）

一、點鐘行三點鐘時日正午正指計行里如海中遠見捕金船
 水手張帆一葉隨風而下知照廣東北海一帶海面也
 船目于刻共行八百三十里船主云在赤道北十七度半
 時經計當在瓊州南百餘里船人云：稱納細猶言中國海
 必係多產魚釣長天計躍而上騰至丈許乃下者近拍拉蘇
 島古海參崴產珊瑚而不甚佳中層島也係莫島年居區
 島格星為予書片紙報稱騰龍上云云云思係番詢其石
 家云尊稱之好亦可譯作大字字便見者不敢妄言也英方
 名拍得斯里西得里末方繞此移、周附船四圍詢知害
 為游歷蓋上英國之京民也星夕而雨然如夏竟不料
 蓋被煩躁乃狀不能服寐

赴英時經過中國屬島拍拉蘇島（即西沙群島）
 的記載。（光緒二年十月廿四日）

五寸許上為圓孔徑八寸銜鉛餅其中薄僅如竹筒上并此蓋錫三寸中安錫柱用電
 線繞繞之要置柄中錫餅距錫柱中間不及一抄按格裏云人聲送入盤
 中則錫餅自動移微則一抄動至二百移愈重則動愈速極之至千
 與耳中十之膜納聲者同一機杆聲在耳中如錐刺之則自知痛痛不知也
 錫膜動耳中之膜遂相應自然為聲然其理未終不能明也今德在
 功后梅本吾洋板上互相診其謬言多者亦多不能明問在功你聽聞乎曰
 聽聞你知幾乎曰知覺耳請教如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者分明
 而格裏云洋人相與談應如響耳目聰明實上有返人者收於金聲
 談亦示法圖賽奇合各國修建房屋為圖如十幅其地名為得曼斯
 在巴黎西南中國房屋占地三十丈前為門左右有門椅旁一大庭

出使期間，作者接觸了西方最新的科學技術。
 日記中有他和隨員親自試驗剛發明的電話的記載。
 （光緒三年九月初十日）

臣等名即甲用之相某亦未有圖為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其擇官治事之有階級
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而其臣民共之相連之愛憎無所施臣民有不推即不得者其
位自始後主帝政後即多同異二黨使各為其志若指實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
於其間迭起而爭勝於是何樂相和之望一故而各為其新洲各異其情各有其
避讓之久而各背為風俗其民人同於一民其實不為避讓辭讓之虛矣國家設主科
條為榜算數去偽目功受學古即以此立之程使踐履一歸成實而又嚴為刑禁諸事
字一有詐偽皆以法治之雖吏不貸相連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書極論無所忌諱
臣人上書皆為酬答其風俗之成而國固已深矣其有無政化而無成風俗者
外西連滿為天地之精英所聚必有由然也

光緒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臣等名即甲用之相某亦未有圖為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其擇官治事之有階級
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而其臣民共之相連之愛憎無所施臣民有不推即不得者其
位自始後主帝政後即多同異二黨使各為其志若指實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
於其間迭起而爭勝於是何樂相和之望一故而各為其新洲各異其情各有其
避讓之久而各背為風俗其民人同於一民其實不為避讓辭讓之虛矣國家設主科
條為榜算數去偽目功受學古即以此立之程使踐履一歸成實而又嚴為刑禁諸事
字一有詐偽皆以法治之雖吏不貸相連又一公其政於臣民直書極論無所忌諱
臣人上書皆為酬答其風俗之成而國固已深矣其有無政化而無成風俗者
外西連滿為天地之精英所聚必有由然也

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评论。认为它的好处是“国政一公之臣民”。（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洋行股份而別管船政之賜頭等寶星

十五日往威妥瑪與議十年條約應行刪除竟被其抵

斥百端歷數中國之失憤氣相向盡言直言抵之圖

知此事萬無可自申之處也隨往拜家而阿拉伯尔

艾達倭卡太子四人此家初也其二現居摩尔倫斯伯克其

太子曰阿薩斯之說長公主出這德以主斯安阿薩斯威馬

及塔上倫斯公并引見時侍主家而旁者晚迎到雲

以下十二人為元宵之宴夜夢公同席旁一人指首

坐周蓬溪以張橫渠次張南軒次韓柏國而韓程

与威妥瑪争论的记载之一。（光绪三年正月十五日）

廿日新報載喀什噶爾已為官軍收復古里碑以所部二十人逃往俄國現土庫
薩摩拉密計為喀什噶爾正喀什噶爾縣之收復圖初、新駐回王之王俄者均派有
新駐喀什噶爾在軍收復可喜到立王之王摩薩河拉家去始知一見王人不知
俄國新報以此城初為此言前次喀什噶爾古里碑兩酋并逃降俄人俄人皆
收復之其間究有不可測者新駐收復可喜而伊犁一城而為俄酋所踞未可
以為善後之計念之尤可憂也

其日接獲俄商和和張曉說不任中俄德國開色國主開色新國之請曉事宋及
薩摩拉密計為喀什噶爾正喀什噶爾縣之收復圖初、新駐回王之王俄者均派有
新駐喀什噶爾在軍收復可喜到立王之王摩薩河拉家去始知一見王人不知
俄國新報以此城初為此言前次喀什噶爾古里碑兩酋并逃降俄人俄人皆
收復之其間究有不可測者新駐收復可喜而伊犁一城而為俄酋所踞未可
以為善後之計念之尤可憂也

“新疆收復可喜，而伊犁一城尚為俄酋所踞，
未知何以為善后之計，念之尤可忧也。”（光緒三
年十二月廿六日）

降其何舉行勉施行之其後若耳力能於此亦有疑之在懷又

情其不能降知按亦之用則其其其其不在也嚴又陳知

乃物見方史人之其剛力居而十字然及天主之名乃物抄

不識所派傳者其字其音其字

Roman
Catholic

其音則非

皆皆合意乎又列左其為之言東西有中國不必微其意

此等弱人既排丹則神不若諸我派此亦便得

“Roman Catholic”。这是日记中仅见的两个英文字。（光绪四年二月初九日）

图 片

“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

赴英时经过中国属岛拍拉苏岛（即西沙群岛）的记载。（光绪二年十月廿四日）

出使期间，作者接触了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日记中有他和随员亲自试验刚发明的电话的记载。（光绪三年九月初十日）

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评论。认为它的好处是“国政一公之臣民”。(光绪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与威妥玛争论的记载之一。(光绪三年正月十五日)

“新疆收复可喜,而伊犁一城尚为俄酋所踞,未知何以为善后之计,念之尤可忧也。”(光绪三年十二月廿六日)

“Roman Catholic”。这是日记中仅见的两个英文字。(光绪四年二月初九日)

回国以后,作者以宣传洋务为己任,拒绝了友人要他“不谈洋务”的劝告:“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不言乎?”(光绪五年四月初二日)

第三卷 光绪时期(上)

目 次

第三卷 光绪时期(上)

光绪元年	(1)
光绪二年	(11)
附 录:《使西纪程》原稿	(106)
光绪三年	(141)
光绪四年	(406)
光绪五年	(747)
附 录:照译西人库伯尔叙《郭侍郎小传》	(953)

图 片

“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光绪

二年二月初一日)

赴英时经过中国属岛拍拉苏岛(即西沙群岛)的记载。(光绪二年十月

廿四日)

出使期间,作者接触了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日记中有他和随员

亲自试验刚发明的电话的记载。(光绪三年九月初十日)

光绪元年 乙亥

正 月

光绪纪元之元年，岁在乙亥，正月初一日元旦己亥。天气晴明无风。沅甫宫保约饭，因偕诣前门关帝庙行礼，意在求签，叩问大局。适惇邸世子亦至。万人如海之中，与王子同坐一小室，因稍引而避之。过周荇农少农，尚高卧未起。陈小航、陈俊臣、魏赓臣、李俊斋、袁渔笙枉谈。

初二日。陈俊臣以宫门晚安事宜代托之朱茗荪，因往一谈。俊臣亦云茗荪过于谨慎，不及周鉴甫之开朗。沅甫宫保与鉴甫相见，曾询及鄙人，而不一托之，无与为先容者，因展转托之朱君也。致合肥相国一信。

初三日。周荇农、曹芑溪、黄瑟庵、陈伯平、黄瑾瑜、刘云生、杨秋帆、陈寿山枉过，作尽日之谈。

初四日。姚朵云、钱簏仙、李梓岑、蒋寿山、蒋少穆、周辅生枉过。接杨海琴、涂朗轩、方柳桥三信。是日雪约深寸许。

初五日。龙芝生、瞿子玖、谭敬甫、杨芋庵、李壬叔枉谈。壬叔自处弟子之列，使人惶然。周荇农邀同沅甫宫保、陈俊臣、

王逸吾晚酌。致经筵中堂一书，探询跪安事宜，回示云：不宜过缓。因酌定初八日。

初六日。诣朱石翹、华尧峰、陈俊臣、朱茗荪。便赴曹芑溪之召，同席周荇农、潘莲舫、丁介帆、袁子玖。丁君新简凤阳府，候至夜至始登席，回寓已三鼓矣。

初七日。朱茗荪、孙子寿过谈。回拜翁叔平、潘星斋、戴丞诸公，兼晤伯寅久谈。本意一诣内城，与人以晚告，归邀朱石翹、华尧峰晚谈。

初八日。接合淝相国及王鼎丞及意城三信。正拟入城料理诣官门请安，便过王孝奉一谈。经筵相国谓请安不宜缓，佩蘅相国又谓宜缓至百日后。因诣两相国申述鄙意，以到京例宜请安，万不可过迟，召见与否，出自圣意，亦岂小臣所能预期，百日后请安，亦尽有不召见者，而问心实有不安。佩蘅相国亦无以相难也。

初九日。寅初入东华门〔旁注：进景运门〕，至九卿朝房小坐。苏拉杨姓，旋引至内务府朝房，迎谒军机，恭邸、宝、沈两中堂及李兰生尚书，仍回至九卿朝房。须臾，传旨召见军机及嵩焘六额驸景寿带见。入月华苑，至内朝房小坐。内侍传恭邸命，至军机坐处。佩蘅相国让坐，予谢不敢。恭邸言：“南书房旧人，何谦为！”因询家世甚悉，并问意城弟名崑焘，现在何处？以精透洋务相推许，至于再四。语次顾谓两中堂：“此人洋务实是精透。”坐久，始返至西屋。六额驸带至养心殿。予以宝座当在正殿，顾视不类。已而内侍掀东屋帘。请安毕，进跪至席旁，得睹圣容，庄严坐御榻上〔旁注：时甫四龄〕，两旁及坐前以小案护之，覆以青布。座后垂帘，六额驸跪帘旁。太后问：“在外几年？”答曰：“四年。”“在广东